



著作者说

行走在时间里的中国人，既紧张急迫又耐心灵活，他们在快慢之间切换，在感情与理智之间切换，随时间之流淌。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法国人佳玥，通过自己切身的观察和思考，通过与艺术、文学的联结，指出：中国人对待时间的智慧，或许是医治西方人“时间病”的一剂良方。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时间里的中国人》
法柯思婷·佳玥 著

行走在时间里的中国人

□柯思婷·佳玥

在中国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真知：生命的核问题，是时间。与时共进，该疾时疾，该缓时缓，有耐心，伺机而动，这态度构成了生活成功的条件。自开始学说普通话，我就注意到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节奏在他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有些说法，中国人自己甚至不再有感觉，因为那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慢吃”“慢走”“不着急”，避免蛮干，化时间为盟友，一种面向时间的大智慧。正是为中国，也是一个人人皆匆匆的中国，我与时间成了朋友，时间变成了游戏的伙伴。

在西方，时间更像是一个步步紧逼的外敌，让人避无可避。时间在西方始终是个大问题，或因有缺，或因过剩（如失业、生病）；时间病无人可免，不分长幼，不分阶层。一个最明显的病症，就是“没空”。法国人的口头禅就是时间不够，生活节奏呈指数级增长，信息超量。每当我从北京回巴黎想见见朋友或同事，遇到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日程排满了，直到下个月都“没空”。他们埋怨说：“怎么不早点呼我？”怎么就“没空”了呢？因为工作、家庭还是朋友？非也。只是为时间所拘，时间似枷锁，压缩了我们的视界，限制了我们的适应力，弱化了我们的雄心壮志。

时间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忘却了早先观天时的农耕观，遗失了季节、星期的含义，还有收获的时光。工业革命生成了一种横向时间观：对时间须细分规划，尽量挤压，使一切都获得加速效果。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时间观与生活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人生际遇与工厂的流水线组织方式无丝毫相通之处。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就已对西方世界拉响了警铃，人变为机器，生活乃至整个人生都被机械化了。观众或一笑了之，或也有较真儿的，但都为时已晚，驶往“机械时间”的车轮已经滚滚碾过。时间失去了其精神内核，成为多个“参数”中的一个，我们在做决策或推理时需要考虑的参数之一。据说人生之精要，乃养心之灵动：随太极卦变、打坐入定、习练书法或静观远山；但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听不进去了。恰恰相反，我们一味追求速度，失去的则是对未来的信心，我们在启蒙时代所获得的信心。快了还要更快，尽量少用时，永远那么急躁，对所有人生问题只会给出机械答案。

这就是正在让西方痛苦不堪的时间病：省时间，费时间，唯独不会从集体的、纵向的、感性的维度上来体悟时间。中国给了我全新的感悟，让我有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与时间对话，用另一种方式来经营生命的时间。

在北京，无人不忙，但他们又总能挤出时间来与你聚会或聚餐，哪怕你最后一分钟才约他。若是中国人约的你，那么他那阵儿所有时间就几乎全是你了。这种待客的尽心尽意，总让我感动莫名。中国人的时间不像是“内衣”，属于个人财产，而像是“礼品”，在人需要时赠予。在家中一如在

工作中，对不期而至的事，他们都会极灵活地应对之。我以为，虚时以待，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相关，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好客”。今天的中国人，更愿意将客人请去餐厅而不是请回家里；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待客之道中仍然保留着一种极强的“好客”倾向：舍得花费“个人时间”，让远方来客宾至如归。这种在分配时间上的慷慨，只能存于这样一类文化，即时间被看作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随用随有。这完全不是西方人的观点，西方人反复念叨的是：“我沒时间可浪费。”

今天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戴同样的手表，用同样的日历、同样的数码工具，但时间观却大不相同。两种不同的时间文化，摆上桌面的话，我们还能挑出种种的无法沟通和无法理解。其中有哲学、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各自形成了对时间的不同体验；如果我们认可这一间距，有些误解和冲突便有可能化为真正合作的契机。在这里，时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或哲学的概念，而是被当作一种文化观，一种镌刻在一个文明集体记忆里的表征系统，这表征系统借助象征符号、礼仪和习俗进行展现。在法国，用餐前的礼貌用语是“祝您胃口好”，中国人的说法却是“请您慢用”，两句话要表达的都是对对方的关心，但其背后对共进餐的方式却有着不同期许。西方文化关注的是度量和占有时间，中国人的想象与香火有关：香渐渐地燃，弥漫馥郁，沁人心脾。

中国民间文化在与时间相处的问题上有着极高的智慧。诚然，数字化和城市化对之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却并未使之弱化，因为这文化传自先哲，润物细无声，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基因编码，例如所有中国人都熟知那个关于宋人的哲学寓言：拔苗助长。然而，回头看看那些大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唯恐落人后，唯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其中的某些人不就是通过拔苗助长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吗？中国会忘掉自己的农耕智慧吗？反正我不信。首先，接两下鼠标，不可能删净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文明，在催促快速发展的鼓声中，依然存在着一个与时间和谐相处的意识。这意识坚信，唯有与时间为友而不是与时间为敌，我们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她坚信数千年的文明任重道远，岂容急功近利？

在中国生活，我在时间安排上也学会了留空，留出更多的空来给惊喜、给不期而遇的邂逅。这“空”不是虚空之“空”，哲学术语谓之“可能”，物理学术语谓之“空间”，音乐术语谓之“节奏”。确定日程安排，与其说我是设计自己的种种计划，还不如说是在考虑他人给出的一个个提议，这便是我身体力行的真正的“好客之道”。时间被用来迎新而不是被用来守矩，活而不僵，这远比法式时间安排要难，因为在我们的安排中，一切都至少要在一个月前被预定、被编程、被应诺必定执行。一个始终准备应变的文化，起初也曾让我觉得好累，因为我有些死板，拒绝理解自己也应该灵动一点，如在充满了突变和惊喜的水中窜动的鱼一般。时间里的中国人，耐心且灵动，这两个优点，是21世纪的人不可或缺的。



新书秀场

《永远不要说你老了》

[日]村上龙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作者村上龙曾以书写年轻人的叛逆青春闻名。如今，老去的村上龙将目光投向了逐渐远离青春、走向衰老的人们，中篇小说集《永远不要说你老了》写了5位50+日本老人的故事：有人结束了30年的婚姻重新开始相亲，有人被裁员后为了生计努力打工，有人退休后找不到自我价值陷入迷茫……人生中场，一切还可以重来。

《长寿人生：如何在长寿时代美好地生活》

[英]安德鲁·斯科特 琳达·格拉顿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长寿成为必然趋势。更长寿的人生，需要重新规划，用探索和学习迎接改变，开启全新的“多段式人生”。寿命更长，时间更多，如何与人相处才能更幸福？如何调整退休后的自己与家人、朋友的关系，通过社群交流持续不断地给我们能量，幸福感、价值感、存在感从哪里来？健康、理财、养老，一个都不能少。用财富抵御风险，用幸福填满人生。《长寿人生》是一本未来规划之书，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构想我们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如何让生活质量更高，而不仅仅是寿命更长。

《病床边的陌生人：法律与生命伦理学塑造医学决策的历史》

[美]戴维·J·罗思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曾经属于医生的私人领域中，患者开始听从陌生人的建议。而由陌生人组成的这束耀眼的聚光灯不但形塑了医学实践的外部条件，还触及了它的实质——医生在病榻之侧所做的决策。曾经在自己的王国里说一不二的医生，怎么就被迫站出来直面委员会、各式表格、大道理以及主动出击的患者了呢？本书将读者带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学实验室、诊疗室、法庭和书斋，描绘了美国医学决策的演变过程，为我们反观中国的医患关系提供了镜鉴。

《沙沙生长：中国当代民谣走唱路》

郭小寒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作者曾以文化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众多中国民谣领军人物；其后担任野孩子、周云蓬、万晓利、小河等音乐人的演出经纪人，亲身参与创建了中国民谣从地下走到地上、从内地走向港台的过程；后又以互联网平台创业者的身份，与陈鸿宇、程璧等新一批音乐人一起生发、成长，探索独立音乐更广阔的未来方向。本书全景式记录中国当代民谣的发展变化，这些与中国民谣音乐相关的发展历史和个人记忆，也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切面。从中我们看到这些民谣音乐人怎样用自己的风华换取历史，而匆匆行走的年轻人，又怎样与脚下的土地重新产生连接。

时代描摹

英模题材的新颖书写

□张九龙

一部优秀的人物报告文学作品，既要作家尽可能地深入生活现场，像画家描摹一样，去认真细腻地记录客观事物，又要保持独立的思想，充分调动和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从更高立场、更宽阔视野去分析和剖析，从而给人物准确深刻的定位。

近日，山东作家齐欣的人物报告文学作品《泰山脊梁》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泰山脊梁》的主人公苏庆亮，系原泰安市岱岳区大陡山村党支部书记，后任岱岳区扶贫办副主任。1994年，年仅24岁的苏庆亮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家乡大陡山村，带领干部群众二十一年如一日治穷致富，发展经济，把三年换过两茬书记的贫穷落后村，建设成全国文明村，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2016年7月24日，苏庆亮突发心梗去世。

全国劳动模范、齐鲁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得者、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作为一位老典型，苏庆亮生前身后获得了不少荣誉，相关的宣传报道也有很多，为这样一位英模人物著书立传，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性是生命，现实性是舞台，理性是灵魂，文学艺术的表达则是翅膀。如果没有大量生动鲜活的一手素材，创作好报告文学就是一句空话。真实的苏庆亮，一定是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苏庆亮，一定是让所有熟知他的人看了能够认可的苏庆亮。只有这样，作品才有感染力，也才有文学价值。

有鉴于此，作家齐欣撰写完苏庆亮事迹报告材料后，深入到大陡山村，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深入采访。他前后采访党员干部群众等100多人，参观了苏庆亮带领群众修建的每一处设施，阅读了苏庆亮留下的30多本日记，搜集整理采访记录厚厚4本，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鲜活素材。

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艺术上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的结构与讲述。

同一故事内，既要做到前后连贯，也要因果相连；不同故事间，既要彼此分立，又要连为一体。但对报告文学来说，故事往往是零散的、不完整的，并不具有独立性。故事在报告文学中往往只是手段和工具，故事是为写作目的服务的。目的达到了，故事也就可以终止了。对海量的采访素材条分缕析，建立属于作家自己的叙事逻辑，是报告文学作品成败的关键。

《泰山脊梁》从生活出发，以主人公的曲折命运为主线，运用细腻生动的文笔，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情节细节，成功塑造了苏庆亮这一亲切感人的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典型形象，深刻展示了其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埋头奉献的精神特质和扎根乡村的悲悯情怀。

苏庆亮带领乡亲们封山育林、绿化荒山，建苗圃、建茶园、建砖厂、建农广校、建培训中心、发展旅游……事迹非常丰富，且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故事，都可以写成一篇生动的作品。但作者懂得“做减法”，重点选取了植树造林、建苗圃、建茶园、发展旅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建南山蓄水池、修路架桥等事件，其目的是突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时代主题，使作品不仅有了鲜活的时代气息，而且具有了现实的生命力，做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

作为草根英雄，苏庆亮生于乡土，成于乡土。对于他的叙述，《泰山脊梁》带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息。苏庆亮的恋爱是那么质朴实在；女儿出生产房中的生活情趣；烧柴禾垛、送花圈的农民报复手段；三睡窝棚的孤独与寒冷；守灵发丧以及书中所有的场景描写，使乡土中的苏庆亮形象跃然纸上。

《泰山脊梁》可以看作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热点和焦点人物的描述，已成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基本传统，但如何使作品最大限度地逼近本真，最具深度地触及本质，最具广度地启迪社会，仍然是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是文体本性使然，也是作家写作伦理使然，更是全媒体时代文学自身调适使然。